

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立传

普通百姓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

城市平民命运沉浮的心路历程

凡人

张之沪 著

第三个半

第三个半



作家出版社

张之沪
著

见

第

三个半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兄弟三个半 / 张之沪 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
2015. 8

ISBN 978-7-5063-8269-4

I. ①兄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1704号

兄弟三个半

作 者: 张之沪

责任编辑: 张 平

装帧设计: 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360千

印 张: 21.5

版 次: 2015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269-4

定 价: 35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引子

我和赵大壮一辈子的交情缘自“虎打武松”。

六一儿童节将至，全市各幼儿园都在紧锣密鼓排练节目。市第一幼儿园乔园长接到上级电话通知又喜又忧：喜的是新上任的市长届时来本园看望孩子，园长在大领导面前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；忧的是园里男孩子和女孩子相比，明显缺乏文艺细胞，除了男生小合唱，别的什么都不会，演出成了女生表演专场。这可怎么办？乔园长的心事被炊事员老胡得知，心里打起小九九：幼儿园食堂管理员年底到站，伙房三十多个伙夫都盯着这把交椅，自己倘若能抓住这次立功机会，再也不用五黄六月汗流浹背在灶房揉馒头。

老胡原来在市京剧团跑龙套，舞台上牵马坠蹬拿旗做兵卒跑阵列翻连串空心想头，圈内行话叫跟头虫，后因练功摔伤腰椎，再也吃不了武行饭，被分到幼儿园当炊事员，专职在白案负责揉馒头。老胡身在伙房，心在舞台，常和同事们聊起梨园旧事：上演京剧《三岔口》，我饰演任堂惠，台上连续后空翻真叫漂亮，身段堪称漂、率、脆，出场一掀帘子，台下暴雷般就是一个“碰头好”！说大剧院上演功夫戏《战宛城》，名角荟萃，珠联璧合，我以武老生应工，饰演张绣，指导老师你们猜是谁？说出来怕吓死你们——武生泰斗厉慧良！厉先生亲传我拿手绝技“大靠甩盔”。台上一站，我身着大靠，脖颈一挺，头上荷叶盔高高甩出，不磕不碰，干脆利落，技惊四座，赢得满堂彩！连演一月，场场爆满，剧院门口里三层外三层站满等退票的。伙夫们听多了，晓得老胡爱喷大话，私下都叫他“胡喷”。知音少，弦断有谁听？闲时遐想当年红氍毹上辉煌，白日重温大武生旧梦，老胡心里郁闷，操着那把摩挲得黑红油亮的京胡，西皮导板缓缓从琴弦中流出，自拉自唱京剧《战太平》，借落魄英雄花云之口吐出自己一腔幽怨：

叹英雄失势入罗网，大将难免阵头亡。我主爷洪福齐天降，刘伯温八卦也平常，早知道采石矶被贼抢，早就该差能将前来提防……

听说园里准备排节目，老胡捺不住技痒，找到乔园长毛遂自荐，大包大揽说要组织本园小男生排一出京剧经典折子戏《武松打虎》，自己出任舞台艺术总监，保证演出一炮打响，让市长看了还想看。乔园长听得将信将疑，以前只知道老胡是从京剧团退下来的，不晓得自己属下居然还有这么大的本事。老胡把胸脯拍得“嘭嘭”响，说园长您就把心放进肚子里，别说是一幕短打折子戏，就是武生长靠戏，全本《长坂坡》《挑滑车》《小商河》，我老胡也是小菜一碟，手拿把掐！乔园长听得高兴，满脸堆下笑来，当即通知下面：炊事员老胡从今日起停止白案工作，出任本园京剧教师兼六一演出节目艺术总监；组织巧手保育员连夜赶制戏服。

演出节目定下，挑选演员成了当务之急。“谁愿意出演武松？”老胡登台求贤。小男孩们都愿扮演打虎英雄。台上一呼，台下数百条嫩藕般胳膊齐刷刷举起，几百条喉咙争喊，“我演！”“我会演武松！”聒噪声一片，赛过夏夜池塘里群蛙。艺术总监被吵得头晕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自古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口说不算，是骡子是马挨个儿上台遛遛！”大比武结果，大班四组赵大壮以两个侧手翻技压群雄，艺术总监连连点头，小朋友们心服口服，武松角色非其莫属。“谁愿意扮演老虎？”老胡二次举手求贤。偌大的会议室忽然鸦雀无声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愿扮演挨揍的反面角色。见无人应聘，老胡心里着急，仿着戏词，厉声对台下说：“演出日期迫近，救戏如救火！我现场点将，点到谁是谁！切不可推三阻四。否则，休怪俺军法无情！”说完，瞪大眼睛挨个儿往台下看去。小朋友齐齐低下头，都怕被艺术总监点将。老胡一双大眼仿佛雪亮的探照灯，居高临下，在人群里照来照去，最终罩定后排一个大脑袋、肉眼泡、身体圆滚滚像头小肥猪的孩子身上。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老胡疾步走下台，两根指头利剑般指定入选者。

“我，我叫王大虎。”小朋友怯生生回答。

“王大虎？好！这个名字好！咱们上演《武松打虎》，你正好叫大虎。当仁不让。就由你来演老虎！”老胡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

“老师，我，我不想演老虎。”王大虎小朋友鼓起最后的勇气。

“你叫王大虎，你不演老虎谁演老虎？唉？难道让我胡小毛演老虎？你来当艺术总监？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唉？！”老胡的讥讽引起一片稚嫩的笑声。王大虎还想推辞，老胡两根指头又戳将过来，一双眼睛瞪得溜圆，像是不答应就要打人！王大虎看得心里发毛，委委屈屈应了下来。

幼儿园会议室临时改为节目排练室，里面不时传出急急风，京剧道白与唱腔，夹杂着艺术总监的训斥声。排练室传来的锣鼓声勾得人坐立不安，我借口上厕所拉屎，每天至少要溜出去三四次，趴在窗台上看排练。赵大壮在严师督导下，天天有进步，学把子功从最初只会侧手翻发展到漂亮的后空翻，拧旋子一气就是十多个，我看得羡慕不已。

窗台上趴满大大小小的脑袋，欣赏《武松打虎》。一个头发烫得像狮子狗，满脸横肉的胖妇人进了幼儿园，见会议室外站满人，一个个探头探脑朝里张望，不时笑出声。里面在干什么？胖婆娘捺不住好奇，挤进人群朝里看：屋中央趴个圆滚滚的“老虎”，吊睛白额上写个“王”字，屁股后面拖根斑斓尾巴，笨手笨脚，乍看不像老虎，倒似肥猫。艺术总监一声“开打！”“武松”连串旋子上了台，赢得一阵喝彩。人虎一照面，二话不说就打了起来。“武松”闪展腾挪，身体轻灵，“老虎”则显得笨手笨脚，虎扑没扑倒人，自己先摔了个大马趴，逗得窗外观众忍俊不禁。没出三个回合，“武松”一个扫堂腿将对方放翻，跨腿骑在“老虎”身上，摁住虎头一顿痛打。“老虎”大概是被打疼了，哀号声传出多远。胖婆娘看得可乐，笑道：“这是谁家孩子扮的老虎？忒笨！也不知他娘咋生的孩？”旁边一个小男孩接话：“阿姨，‘老虎’是三班王大虎扮演的。”王大虎？胖婆娘脸上笑容顿时僵住！仔细辨认躺在地上的“老虎”，终于认出笨孩子就是从自己肚子里爬出的！葱一行，蒜一行，谁家的孩子谁家爱。胖婆娘受伤母虎般怒吼，猛地踹开门，怒冲冲闯进，一把提起骑在“老虎”身上的“武松”，扔垃圾袋般扔到墙角，接着“刺啦”一声撕掉儿子身上虎皮，恶狠狠踩在脚下。事发突然，屋里屋外的人都愣住了。老胡率先反应过来，上前厉声质问：“你是谁？！”

“你是谁？！”母老虎咆哮着反问。

“我是乔园长亲自任命的指导教师兼艺术总监。”炊事员老胡报出自己最新头衔。胖婆娘闹不清艺术总监多大的官，什么来头。暂且压下心头火，转过脸数落起自己孩子，话里夹枪带棒：“你个倒霉孩子！你演什么不行，偏要演白挨人揍的老虎。你妈又没给人家偷着送礼，好角色能轮上你？”有母老虎撑腰，小老虎胆子骤然大了许多，指着艺术总监的鼻子，向老娘哭诉：“呜呜……我说我不想演老虎，他说你叫王大虎，就得演老虎！……呜呜……我还不愿演，他就朝我瞪眼睛……呜呜……我怕他打我，就，就演了……”胖婆娘越听越来气，一脚

将地上的虎皮踢开，破口大骂：“啥子艺术总监，一看就是个跑来蒙事的二眸子！老虎咱不演了，跟你妈回家！”说着，拉着王大虎胳膊就朝外走。老胡一听急了，挡住去路，急吼吼嚷道：“救戏如救火。你说不演就不演了？不演也行，赔了你撕坏的戏服才能走！”

“赔你娘的头！”母老虎猛力一推，艺术总监猝不及防，踉踉跄跄倒退几步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！屋外响起观众幸灾乐祸的笑声。老胡虽然揉了多年馒头，武生童子功老底还没丢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弹起，飞起一脚踹在对方肥腩上，胖婆娘应声仆地！观众笑声更响。老胡受到鼓励，双手叉腰，一脸豪气，雄赳赳骂道：“治不下你这母老虎，我胡小毛愧对祖师爷！”摔倒爬起的母老虎更加凶猛，狂吼扑来。老胡矮小精悍、动作灵活，母老虎肩宽背厚、粗腰肥臀、蛮力十足，两人纠缠一起，互揪头发，对扇耳光，战个平手。见久战不下，母老虎使出杀手锏，趁对手不备，狠狠一口咬住艺术总监的耳朵！惨叫声传出多远，全园都被惊动。园长和几个保育员慌慌张张跑来，见状大惊，几个人你拉我拽，折腾了好一会儿，才将艺术总监被咬穿的耳朵从虎口中救出。有人认出行凶者是为民菜场肉食柜台的售货员，以服务态度凶悍远近闻名，是西关正街有名的母老虎，恶言劣行几次上了《都市晚报》社会版。

乔园长对老胡颇有些失望：折子戏还未排完，先闹了个人仰马翻、血迹斑斑，等到正式演出，不知还会闹出什么事。稳定压倒一切。园长当即下令：《武松打虎》停止排练，老胡回家养伤，看在其为园争光的本意上，法外施恩，算是工伤。眼看美梦破灭，老胡心有不甘，跟在园长屁股后面苦苦哀求，说拍戏就像蒸馍，总要让它蒸熟，不能吃夹生馒头，现在就差最后一把火，停止排练前功尽弃实在可惜。园长耐不过老胡死乞白赖纠缠，心里也舍不得一幕好戏，勉强答应给老胡“最后一次机会”，条件是绝不能再出事，让园领导从有些失望变成彻底失望。

“你们谁愿意扮演老虎？”与上次选才相比，左耳包得严严实实的艺术总监态度明显温和许多。有了王大虎前车之鉴，台下死一般寂静。老胡脸上换上巴结的笑容，挤着小嗓重复一遍，还是无人吱声。老胡叹口气，不抱任何希望再重复一遍，仍是鸦雀无声。老胡摇摇头，长叹一声，学着京剧道白：“世有伯乐，却无千里马。奈何，奈何！”转身离去。刚走出两步，后面传来稚嫩童音：“报告老师：我愿演老虎！”老胡起先以为自己排戏心切出现幻听，立住未动，直到报告

声再次响起，这才相信是真的，扭过头，死死盯着自告奋勇者，脸上表情惊喜交加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为什么愿扮演老虎？”

“我叫刘端正。演老虎是想跟老师学功夫。”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艺术总监笑到见牙不见眼，一连说了三个好，心里略感遗憾：这孩子瘦了点，演老虎肯定不如身子圆滚滚的王大虎出彩，唉，没办法子，凑合着用吧。老胡随即将我两条腿搬弄了几下，试过柔韧性，满意地点点头，当场拍胸打包票：“只要你愿演老虎，我老胡包教包会！”

不做不知道，一做绊一跤。当天下午，我就为自己上午一时冲动做出的仓促决定后悔不迭。新学员躺在地毯上抬起一条腿，艺术总监扳起朝肩后压去，行话叫“撕腿”。我疼得龇牙咧嘴，苦苦求饶：“老师，求求你，轻点，再轻点。我疼得实在受不了！”艺术总监笑眯眯回答：“这才哪到哪？你就撑不住了。小子，记住老师的话：要想人前夺翠，必定背后受罪！你两条腿硬得棍似的，不撕开怎么行！”说着，手上力度进一步加大。我疼得泪流满面，边哭边号：“老师，我不演老虎了，你快换别人吧。我，我实在受不了，疼死我了！”老胡温柔笑容不见了，露出狰狞面目，狞笑着说：“这会儿说太晚了！演不演老虎还由得了你！”手掌猛地往下一压。“妈呀！”我随即发出一阵凄厉的哀号，声音传出多远。过往的保育员听怪不怪，戏谑道：老胡又在里面杀猪。

艺术总监辣手催花，小学员惨痛进步。两周过去，我惊喜地发现自己不用老胡帮忙，就能独自做朝天蹬——支撑腿直立站稳，另一腿脚尖勾起，脚底朝上与头平。老胡得意之余，开始新一轮“杀猪”……

六一到了，市长来了！后面跟着一大群人。市长是个白胖子，上身香云纱半截袖夏装，下身毛料裤子笔挺，脚上皮鞋乌黑油亮，手上拿柄湘竹黑绸扇，走哪颐指气使，一看就是大领导。乔园长新烫头发，身上抹得香喷喷，衣服鲜亮，显得年轻许多，依在市长身边，柔着小嗓回话，脸上一副媚态。幼儿园孩子早已接到训令，一个个背着手端端正正坐在小椅子上，恭候大人视察，瞻仰市长威仪。见了孩子们，市长换上慈祥笑容，分发节日礼物，摸摸这个脑袋，捏捏那个脸蛋，摆好姿势让随行摄影记者拍照。

节目开始，不是女生独舞，就是女生合唱，内容与别的幼儿园大同小异。市长看得兴味索然，捂着嘴偷偷打哈欠，几次抬腕看手表。陪同前来的市教育局长

见状，侧身说了几句，依稀听见：“下面是京剧经典折子戏，特聘京剧名武生来园做艺术指导……”市长是个戏迷，一听压轴戏是《武松打虎》，顿时来了精神，腰杆子又重新挺起。

“大台仓仓登崩仓才仓崩都匡才匡才”，随着伴奏乐器，醉酒“武松”摇摇晃晃上场，一身黑色紧身夜行英雄衣，头戴六角帽，帽前竖着红绒球，足蹬厚底快靴，奶声奶气唱到：（沽美酒牌）

道崎岖，路不平，吃得个醉醺醺，只觉得站立不稳。

嗓音虽然稚嫩，唱腔却是中规中矩。“好！”市长率先喝彩，众人跟着纷纷叫好。（“武松”卧青石假寐，“老虎”上，“武松”醒。）“武松”（白）呀！好大风，好大风！（“武松”见虎）啊！（雁儿落牌）觑着这波毛团体势雄，狼牙棒先摧进，俺这里趋前退后忙，这孽畜舞爪张牙横。

“武松”左躲右闪，连串旋子接后空翻，尽显英雄本色。市长看得高兴，一双肥巴掌拍了又拍，连说想不到，一个还没桌子高的小孩子居然能做专业演员才能做的高难动作！受到台下掌声鼓励，台上“武松”越发精神抖擞，人虎开打，“武松”闪展腾挪、拳脚齐上，唱响（得胜令）呀！哦呵闪——闪得它四处扑着空，转眼处乱着踪，这才是虎有伤人意，狭路上冤家对面逢。“老虎”屡扑屡空，疲态已显。“武松”腾身而上，摠住虎项边打边唱，（白）虎啊！（得胜令）你要显神通，始做到力有千斤重，管教你拳下尸骨横，拳下尸骨横。台上负伤“老虎”僵卧不起，发出最后一声长长哀鸣，脑袋一歪，呜呼哀哉！后台唱响（同沽美酒牌）孽障凶暴，路人惊恐，多少人丧身含痛。不承望今朝侥幸，天降下打虎英雄。

得胜小“武松”越发显得英气勃勃，双手抱拳含笑频频向观众致意。台下掌声雷动！《武松打虎》演出至此，本已功德圆满，谁知“死老虎”又节外生枝。不知是受到全场气氛感染，还是出于对胜利者的嫉妒，“老虎”腾地跃起，狂吼一声，从背后将洋洋得意的“武松”扑倒！死虎复活发飙，全场不知所措。“武松”率先反应过来，随即和“老虎”在地上滚打成一团。园长和艺术总监看得目瞪口呆，观众都惊得站了起来。“别打了！快，快把他俩拉开！”市教育局长喊叫声中，老胡率先冲上台，后面紧跟着园长和一群幼儿教师。此时“老虎”已占了上

风，骑在“武松”身上，挥动两个小拳头一通乱打。“死老虎”不按常理出牌，“武松”又痛又恼，气得咧开小嘴“哇哇”大哭！“老虎”被大人拽开，仍意犹未尽，挥动小拳头蹦着高欢呼：“老虎赢了！老虎胜利了！”控制住闯祸的“老虎”，园长扭头再看：市长不知什么时候悄悄走了，一群随从慌慌张张跟着追出……

一出好戏就这么被我搅黄，市第一幼儿园上演的“虎打武松”闹剧成了全市幼教系统的笑柄；女园长邀功不成，反挨了上级一顿训斥；艺术总监美梦破灭，灰溜溜回灶房继续揉馒头；“武松”见了“老虎”，攥紧拳头怒目而视。

刘端正成了祸害根源，要不是看在我是祖国花朵的分上，谁都想痛打小捣乱分子！幼儿教师喝令我面壁思过，本人自知闯下祸事，俯首垂手肃立，下嘴唇包住上嘴唇，蹙眉敛目作痛悔欲哭状。父亲来接儿子，在幼儿园门口碰见乔园长。园领导见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唾沫星子乱溅，向家长控诉我的恶言恶行。乔园长声色俱厉、义愤填膺，父亲不知儿子犯下什么大错，以致园长大动肝火，听着听着，脸色阴转晴，最后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父亲行伍出身，三句话离不了打仗，咳嗽一声，清清嗓子，拿出单位一把手讲话的派头，开导女园长：“园长同志，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看待。老虎打武松固然有悖常理，也与既定剧情明显不符，但从另一方面看，老虎打败打虎英雄，说明这个孩子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同时也证明孩子想象力异常丰富。老虎为什么就不能战胜武松？我们就是要跳出窠臼想问题，在似乎不可能处做文章。演戏是这样，打仗也是这样，靠的是出奇兵制胜。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。装备落后的志愿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作战，硬拼肯定不行，要想取胜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打敌人个措手不及！现在咱们国家大搞经济建设，更需要这样开动脑筋，跳出框框攻坚克难，敢于和善于打破常规的特殊人才。对于这样的孩子，你们不但不应该批评，而是要大力表扬、积极鼓励，努力培养其独特天赋，让他早日成为祖国大建设难得的人才！园长同志，我说得对不对呀？”

老子无理狡辩三分，儿子不按游戏规则出牌，真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！听了父亲一番高论，乔园长算是彻底没了脾气，两眼白多青少，半晌憋出一句：“岂有此理！”甩手悻悻而去。

儿子占了上风，父亲心里得意，从此对我的看法有了颠覆性变化，以前总嫌我性子蔫，不像男孩，现在夸我是绵里藏针，不出手则罢，出手则人仰马翻、石

破天惊！家里但凡来人，他老人家总要把老虎打武松的轶事讲述一遍，客人还没笑，主人先笑个不停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不能受表扬。父亲当众夸奖，儿子难免兴奋，白天兴奋，晚上就激动得尿床。父亲晨练回来，看见阳台铁丝上晾着我尿湿的床单，笑着揶揄：“咦，奇了奇，怪了怪！我们家老虎还会画地图？”母亲生炉子做饭正忙得不可开交，对老虎痛打武松不感兴趣，更没有闲情雅致欣赏波普化的床单，见大儿子忙中添乱，心里来气，就手赏了一记脆响耳光！算是回答。大儿子左脸颊转眼暴起五道指痕，父亲看得心疼，一边轻轻抚摸儿子脸上伤痕，一边和母亲又开始日常争吵。

通过“虎打武松”，我和赵大壮领教了彼此的武功，表面互不搭理，内心彼此钦佩，中间隔着一层纸，只是碍着面子，谁也不好意思率先捅破。上小学时，我俩分在一个班。学校组织看电影，我俩邻座，却彼此视而不见。铃声响过，灯光熄灭，电影开演，正片前加演的是国产漫画片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，随着剧情展开，我俩哈哈大笑，待看到老虎痛打武松，打虎英雄被撵得东躲西藏，联想到幼儿园演出糗事，险些笑破肚皮。电影结束，灯光复明，我俩站起，相视一笑泯恩仇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瑜亮情结转为倾心之交，我俩从此好得如同一个人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可谓形影不离。每次外面口哨刚响，我已到了门口，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气得虎妈大骂：屋里娘喊不来，外面鬼叫飞跑。

第一章

—

我父母站在一起，像是隔着辈，外人初见，都纳闷他俩怎么会是两口子。父亲皮肤黝黑，身躯粗壮得像树桩，走路八字腿，脑袋秃了大半，饱经风霜的脸上线条棱角分明，仿佛刀砍斧削。母亲细高挑身材，皮肤白皙光润，柳眉杏眼鹅蛋脸，堪称美人。父亲是山沟里的苦孩子，生父母去世早，靠在小镇上挂牌行医的娘舅接济，五岁进私塾发蒙，以后进新式小学念到毕业，十五岁参加革命。母亲出嫁前是城里“祥泰庄”绸缎店吕家大小姐，打扮入时，风姿绰约，乌云般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，从女中到护校，都是远近闻名的校花。

父亲与母亲是在舞会上认识的。说是舞会，实际是相亲会——组织上为大龄未婚军队干部安排的专场，来的都是卫校和师范学校年轻漂亮的女学生。参加舞会的男士里，父亲个子最低，面相最老，头发最少，脱发面积呈蔓延扩大之势，跳舞姿态尤为笨拙，仿佛列兵正步走，又似农夫推小车，让人看得忍俊不禁。一曲跳罢，父亲即被冷落一旁，木呆呆坐在场边，看着别的战友搂着年轻舞伴跳了一曲又一曲。负责舞会牵线搭桥的省军区群工部汪部长看得着急，唯恐完不成军区政治部主任行前交代的重点任务，瞄来瞄去，最后将个子最高、长相最俊的女生拉来给父亲当舞伴。军官排队邀舞，美人难免矜持，父亲问三句答一句，后来得知父亲肩上两杠四星，官拜省军区后勤部长，在男舞伴里军龄最长、军衔最高、官职最大，态度由冷淡转为热情。汪部长看在眼里，心里有了底，中间休息时，又适时烧了把火，仿佛不经意间透露：大军区已内定保送刘部长去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深造。汪部长带着羡慕的口吻说：老刘走了狗屎运，毕业后前程不可限量，肩佩将星指日可待，我们这些老战友望尘莫及，不知哪个女孩子有福气嫁给他。漂亮女生是喜鹊转世，爱攀高枝，听汪部长说得煞有介事，不禁怦然心

动，做起将军夫人美梦，对爸爸越发热情。男追女，如隔山；女追男，隔层纸。舞会结束不到半年，两人完婚，那个舞场美人就是我妈。

庐山风云突变，父亲是个直性子，说话办事从来是木匠推刨子——一直来直去，学习会上按捺不住为彭总鸣不平，受到连降三级处分，正师职直降副团。我妈被保送上军医大学，护士转军医的光明前景随之化为泡影。上级撤销我家公务员待遇那天起，母亲的心情如同买错股票的小股民，买时以为是大黑马，吃进却连连跌停，从此看自己男人哪都不顺眼，对丈夫吃面食喜吃大葱爱嚼生蒜的癖好嗤之以鼻，对老公闲坐时揪鼻毛抠脚丫的习惯深恶痛绝。父母双双转业到地方，父亲屈尊担任中央储备粮某储备库主任，母亲被分到交院卫生院当护士。将军夫人美梦破灭，母亲叹息命苦，埋怨自己看走了眼，挑错了人，从此性格畸变，温柔少妇化为河东狮吼。两人三天一吵，五天一闹，“离婚”更是随时挂在嘴边。做媒拉纤的军区群工部长被视为祸害根源，母亲三天两头诅咒吹牛不打草稿的汪部长不得好死，毁了她一生幸福；父亲常常抱怨老战友乱点鸳鸯谱，牵错线搭错桥，“始以为猫，孰知其虎”。本以为对方是淑女，娶进门才发现是悍妇。吵归吵，骂归骂，并不妨碍六个子女以三年两个的速度来老刘家报到。

别人家是严父慈母，我们家颠倒过来，是严母慈父，六个孩子都跟爸爸亲。父亲虽是行伍出身，却酷爱读书，尊重知识分子，写一笔好字，尤喜京剧，闲暇时自拉自唱，熏陶得我也能跟着哼两句。父亲对我们和颜悦色，从不打孩子，骂人都很少，遇事总是与儿女讲道理，耐心告诉我们错在哪里，今后应该怎么做。爸爸工作单位远在百里之外，只能周末回家。他老人家慈祥笑脸出现那一刻，仿佛红红的太阳穿过冬日厚厚的阴霾，孩子们蹦着高欢呼，一拥而上，搂腰的搂腰，抱腿的抱腿，亲热得不得了，邻居看了都羡慕。

父亲生性幽默，爱说爱笑，他老人家第一个经典段子是和六个战友进国际饭店开洋荤。

1949年5月27日三野解放上海。父亲和战友初进十里洋场，仿佛山林好汉、大漠英雄来到金粉江南，直看得眼花缭乱、心醉神迷。一路逛到南京西路，几个土包子立在“远东第一高楼”前，仰起脑袋一起朝上望，发出各式各样的惊叹。国际饭店外表巍峨，里面究竟如何？父亲起了好奇心，提议进去看看，却没人肯打头，你推我搡，最后还是父亲走在前面，另外六个怯生生跟着。进了饭店

大堂，里面富丽堂皇，地板光可鉴人。几个人东张西望，也不知该上哪。父亲脑筋转得快，看样学样，立在电梯口。服务生问客人去几楼。父亲曾听人说国际饭店西餐嘎好吃，顺口回答我们去吃西餐。电梯“嗡嗡”往上升，几个土包子第一次坐电梯，脸色都变了，生怕电梯半空落下，摔个粉身碎骨。电梯刚开门，几个人逃命般慌不迭地冲出，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，后来才晓得是地板打蜡的缘故。

西餐厅涌进一群赳赳武夫。服务生们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解放军，都有些惊慌。一个领班模样的怯生生迎上，满脸堆笑：几位长官好！欢迎长官光临！一听此言，同来的二营教导员想起政治思想工作责任，正色道：上海解放了，现在是新社会。新社会人人平等。不要叫俺们长官，叫俺们同志。领班闻言一愣，随即改口：是是，长官同志好，长官同志里面请。西餐厅装饰典雅，吊灯华丽，领位者拉开椅子，殷勤招呼客人面对面坐下。几个土包子看什么都稀罕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如同刘姥姥逛大观园。银制餐具式样精美，刻着“帆船”标记，烛光下熠熠生辉，大家啧啧称奇，拿在手里把玩。都纳闷雪白餐巾是干什么用的。大家乱猜一气，有的说用来擦嘴；有的说拭洒在桌上的菜汁，还有的说是拿来擤鼻涕。又有人发现桌上没有筷子，就喊服务生。服务生忍着笑，恭恭敬敬回答：先生，对不起，西餐厅不备筷子。转过问几位客人：牛排煎嫩的，还是要老一点？想着吃鸡要吃童子鸡，吃羊要吃羊羔肉，都说要嫩的。几位祖上都是农民，自己参军前也是满脑袋高粱花子，做梦也没见过西餐，第一次进摩天大厦开洋荤，难改行伍作风、大兵本色，闹出许多笑话——大声打嗝，随地吐痰，吧唧着嘴喝汤，毫无顾忌剔牙，使不惯刀叉，牛排端上，索性用手抓着吃，肉汁四溅，弄得到处都是。一口咬下，牛排里血淋淋，一起嚷嚷“没熟”，喊叫服务生拿去回锅。来的都是精壮汉子，每人一顿能吃五个大馒头，西餐那点分量只够塞牙缝，吃完甜点，再不见上菜，心里正疑惑着，服务生过来恭候结账。三营长刚从副职提正职，都说该他请客。三营长拗不过，只得掏出积攒的津贴费放在桌上。服务生看在眼里，立着不动。兜里没钱，也来吃西餐，旁边的服务生想笑不敢笑。晓得这点钱差得远，同来的六人这下都慌了，纷纷站起，将身上衣兜翻了个底朝天，才勉强凑够。出门时，服务生恭恭敬敬地说：解放军长官同志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！

西餐没吃饱，吃出一肚皮鸟气。在店里不能也不敢发作，出大门不远，几个人开骂。这个说：东西死贵！什么国际饭店，纯粹是坑人饭店！那个道：简直胡闹！哪有吃饭先喝汤的？肉是生的，菜也是生的，拿糊糊（沙拉酱）往上一浇，

把俺们当兔子喂！一营长操着胶东口音埋怨：俺雪（说）不来，你们偏要来。清早起来，惦记着攒下肚子开洋荤，害得俺早上没吃饱，汤也没哈（喝），早知这样，还不如几个人去俺山东老乡开的饭馆吃饅扎（饺子）。大家说来说去，最后一致认定，西餐真不咋地，唯有冰淇淋好吃，下回再吃西餐，咱们别的都不要，一人来二斤冰淇淋！也有人提出异议：冰淇淋虽好吃，却不能当饭，还是大馒头大烩菜实在。狗长犄角扎羊式，几个人回去一学，成了全团笑谈。“七个土包子进国际饭店开洋荤”越传越远，最后连军长都知道了。

第二个经典段子是五条汉子修吉普。部队驻扎上海，父亲调至后勤部负责军运和油料供应。军运处长每日在外奔波，离了交通工具不行，上级为其配置一辆上海战役缴获的美式吉普，配备专职司机。别的首长乘车，都是老老实实坐在自己位子上，听凭司机驾驶。军运处长规规矩矩坐了三天车，到了第四天，好奇心又犯了，缠着司机问这问那，光问不过瘾，还非要学开车。司机拗不过霸道首长，只好将车开至野外，寻个空旷地，手把手教了两天。自认已速成出师，军运处长得陇望蜀，还要自己开车。司机这回死活不同意，说首长安全第一，万一出事，自己不敢也负不起这个责任。经不住军运处长甜言蜜语，威逼恐吓，两人讨价还价，最终达成协议：行人拥挤的繁华街道，须由司机亲自驾驶；开至路人稀少相对安全地段，允许首长减速代驾；严禁首长独自驾车出行。军运处长身着戎装，驾驶崭新的美式吉普，开出开进，威风凛凛，一同参军的老战友看得眼热，嚷嚷着要乘吉普出去兜风。军运处长正想在人前卖弄车技，满口答应，趁司机一眼没盯见，悄悄将车开出营房。

吉普一路风驰电掣，五个人坐在车上欣赏街景，暑热天迎面刮来小凉风，透心舒坦，众人惬意，都夸老刘车开得好，不愧是军运处长！又都纳闷：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？军运处长心里得意，开始自吹自擂，说自己参军前就会开车，不仅开车是老把式，修车也是行家里手。吉普开进一条弄堂，建筑风格与别处迥异，车上人都说稀奇，三层小洋楼外墙涂着色彩，家家门口摆着鲜花，仿佛走进外国小镇，像是侨民集聚地。吉普熄火，五人下车从这头转到那头，洋弄堂风景看了个够，回来再发动车，一个个全傻了眼，无论军运处长怎么鼓捣，只听“嗒”的一声，再无动静。旁边人跟着瞎参谋，这个说油箱没油了，那个道水箱没水了，更有冒充内行的，嚷嚷发动机坏了。鼓捣来，鼓捣去，吉普仍不见动静。老天爷也跟着添乱，天上乌云四合，一个炸雷响过，天空划过长长一道闪

电，豆大雨点噼里啪啦砸了下来，工夫不大，五人都成了落汤鸡。正在狼狈不堪之际，一位银发碧眼、身材娇小、满脸褶子的外国老太太打伞路过，看着眼前情景，心里纳闷，不知五位中国军人冒雨在干什么。操着生硬的中国话一问，才晓得是吉普车打不着火。洋老太自告奋勇，拨开众人，麻利地撑起引擎盖，很快找出毛病——启动继电器发卡所致，按动电磁铁尾部使其前移，启动电路随即接通。放下引擎盖，一声“OK”，洋老太意犹未尽，抬脚照上面使劲端了两下，挥挥手，示意重新启动。军运处长拧转钥匙再打火，发动机立刻开始轰鸣。头顶上传来叽里咕噜的问话声，说的是洋文，一句也听不懂。五人抬头一看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弄堂两边小洋楼伸出众多洋脑袋。见观众询问原委，洋老太来了劲，又是比画修车，又是摇头耸肩，最后摊开双手哈哈大笑，意思是今天遇见一伙笨蛋！五条中国大汉围着吉普捣鼓半天，顶不住一个外国小老太太举手之劳，确实有些搞笑。嘲笑声、鼓掌声、口哨声，响成一片。五张脸再也挂不住，觑着脸谢过洋老太，逃命般驾车逃离。军运处长垂头丧气，吃了老战友们一路挂落，都埋怨老刘不懂装懂，冒充内行，在洋人面前出洋相，害得我们也跟着丢人现眼。

以上两段轶事，他老人家讲了无数遍，我们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，虎妈却嗤之以鼻，讥为“一群土鳖”。两人彼此看不上眼，妈妈骂老公：“蠢头蠢脑，冥顽不灵，山沟里钻出来的乡巴佬。”父亲回击老婆：“趋炎附势，唯利是图，城里资本家家庭出来的寄生虫。”父亲提起老婆就叹气，说他俩压根不是一路人，说要不是看在六个孩子的分上，早与吕玉清离婚了！父亲评价自己配偶：心胸狭窄，言语尖酸，待人刻薄。他对大儿子说：“别的女人自私在外面，对家人无私，你妈自私在骨子里，她做事从来只为自己着想！”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我：“爸爸为什么给你取了这么个名字？就是希望你从小行得端，立得正，不要受你妈的不良影响，成为一个勇敢正直善良的人——不随波逐流，不趋炎附势，不落井下石，不伤天害理，遇事坚持独立思考，肩膀上永远长着自己的脑袋！”七岁的儿子头点得像鸡啄米，心里却似懂非懂。长大以后，我才体会到：父亲要我走的是一条看似光荣，实则长满荆棘、遍布陷阱、结局通常不妙的人生之路。

我一直以为母亲将对丈夫的怨恨转移到几个子女身上。“待之不如牛马，所望有过于圣贤。”虎妈对六个儿女要求近乎苛刻：说话不许带脏字；吃饭不准吧唧嘴；每次考试成绩必须名列前茅；男孩子走有走形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姿；女

孩子须笑不露齿，坐必合膝。虎妈最恨谁抖腿，说“男抖浪，女抖贱”，一看就是少家教！儿女睡觉姿势都有讲究，“蜷龙匍凤仰挺尸。”子女夜里仰面睡觉，那叫屁股痒了自己找抽。虎妈最烦女孩子多吃，餐桌上非打即骂：“吃吃吃，像猪一样就知道吃！把自己吃成肥妞，长大看哪个男人会要你！”教育六个孩子费时费心费力。母亲注重家教却缺乏耐心，肢体语言多过口头教育，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，大嘴巴子是其家教快捷方式，抽嘴巴男女有别：女孩单击，男孩则左右开弓，以致我们几个脸上常挂着幌子。这些勉强还能忍受，最可怕的是鸡毛掸子当刑具，藤条威力惊人，抽下去立刻暴起条条血痕，很快渗出血珠，至今想起，仍令人胆战心惊。晚餐是集中教育时间，吃下去的东西在喉咙里哽住，馍含在嘴里疼得咽不下去，孩子们挨了揍还不许哭出声，一个个捂着肿起的腮帮子默默流泪。提起吕护士家教厉害，家属院无人不晓，是出了名的虎妈。

今晚家教力度超过往常，理由是：九岁大儿子挨揍时，竟敢朝老娘瞪眼。这还得了！捂着头上暴起的疙瘩，我悲愤交加出了门，攒了一肚子怒气无从发泄，来到僻静处，用粉笔在墙上画了个烫发女人头像，旁边写着：“吕玉清大混蛋！”边哭，边朝上面吐唾沫，光吐不解气，又用脚踹，边踹边哭喊：“吕玉清，王八蛋！我让你打我，看我长大怎么收拾你！”临走，又在头像旁添了一行字：“吕玉清是女流氓！”折腾一番，气也消得差不多了，怀着怨仇已报的心情凯旋。

娱乐贫乏时代，墙上人头像和涉及个人生活作风的评语立刻成为大众节目。第二天一早，来参观的人像树上的麻雀，一个个叽叽喳喳，飞走一群，又来一群。漂亮“女流氓”是大家议论焦点，从内涵扩展至外延，给观众留下丰富遐想。虎妈闻讯匆匆赶来，墙上字迹初看似曾相识，细辨竟出自自己儿子之手，脸当时就气青了！先将头像和恶意攻击标语擦去，再去找大儿子算账。我被拎着耳朵一路揪回。“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。”虎妈左一记大耳光，咆哮道，“你为什么在墙上写‘吕玉清是女流氓’？！”右一个大嘴巴，厉声质问：“你为何要骂你妈是大混蛋？！”我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，仿佛受刑的地下党。虎妈看得越发来气，左右开弓，一直打到大儿子满脸桃花开，栽倒背过气，才撇下我悻悻而去。这顿臭揍让我终生难忘。以后我也见过许多父母打骂孩子，和虎妈那次施虐相比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。

听罢同伴血泪控诉，验过好友身上伤痕，赵大壮抓耳挠腮，一筹莫展。这事搁在别的恶婆娘身上，躲在暗处一把弹弓就能解决问题。偏偏施暴者是虎妈，委